

新书推荐

驶向未来的夜航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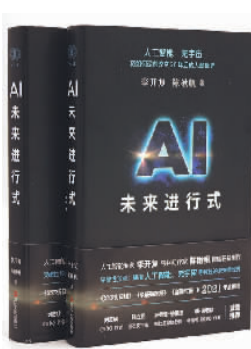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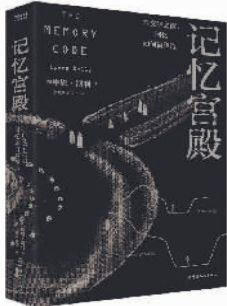


《夜航船》
 （明）张岱 著 台湾出版社

本书是明代著名文学家、史学家张岱所著，全书按类分为二十部，以词条的方式撰写。从天文地理到经史百家，从三教九流到神仙鬼怪，从政治人事到典章沿革，内容广采博收，是一部三百年前的“百科全书”，从中可洞窥古代中国文人眼中的大千世界

《记忆宫殿》
 [澳]琳恩·凯利 著 张馨方 唐岱兰 译
 中国工人出版社

本书探索了英国巨石阵、复活节岛石像、秘鲁纳斯卡线背后的秘密。史前遗址都是人类发明的有效记忆系统，这一座座“记忆宫殿”能让原住民记住生存所需的动植物名称、家族谱系、文化愿景、宗教与历史等大量实用信息。



《AI未来进行式》
 李开复 陈楸帆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

本书畅想了20年后在人工智能影响下的人类世界。10个引人入胜的短篇故事，展示了一系列令人大开眼界的未来场景——虚拟伴侣、自动驾驶汽车……和基于量子计算、计算机视觉和其他AI技术的展开应用，以及如何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社会问题。

《药铺年代》
 卢俊钦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从一家80多年的传统中药铺，回看社会变迁，重拾时代记忆。全书彩印，近200幅美食、药材、香料图片。

本书是一家传统中药铺经历社会变迁的备忘录，也是对那个物资匮乏但充满邻里温情时代的回忆录，是中医药行业从业者的回望，更是展望。（晓阳）



天狼转世以后

蒋子龙

《转世天狼》(东方出版社)是一部新近网上热销的长篇小说，作者是主编《财政文学》的宁新路，在他笔下，天狼投错了胎，转成了一条看门狗，守看着富甲一方的“热河玉作坊”大门，这是一个每天有无数珍宝及各种女人进出的门。门外的人覬觎门内的财富；门内的人则想把价值连城的珍宝偷出去。怎么办呢？藏在身体最隐秘的地方，诸如肛门、阴户等处，这靠看门人是无法查出来的，只能依赖狗的鼻子。

天狼转世的狗，被买走它的看门人随便安了一个名字：阿黄。曾当过鞋匠的看门人名字更俗，叫张鞋娃，身上总是脏兮兮的。高贵的天狼转世为狗，已属不幸，偏又摊上这样一个主人。

天狼转世的阿黄能嗅出外人夹带珠宝，但想阻止玉作坊本家的人偷可就难了。

小说文思奇邃，意趣独标一格。玉作坊里当家的柴大老爷，跋扈又心机深沉，嗜好女人而非玉器，各地凡有他买卖的地方都有他的女人。柴二爷在外边开铺子，相对独立。着墨较多的柴三爷，留洋回来自恃怀才不遇，便自我堕落，吃喝嫖赌抽大烟，欠了一屁股赌债，自然就要偷家里的宝贝还债。有这样三块料，再加上他们的女人及一千佣人，妖媚横生。

作者下笔有察世之智，故事其实就是生活的真相。欲望强烈而道德却极度薄弱的人们，相疑相争，怎可能没有故事？小说纵横曲折，疏放恣肆，营造了一个又一个的阅读期待和悬念。天狼转世的狗当然不同凡物，它的原则铁板一块，只听鞋匠保安一个人的指令。而它的主人保安，是个善良却没有原则的人，柴三要往外偷家里的财宝，过不了阿黄这一关，三太太便施美人计以身体贿赂保安，让他管住自己的狗。保安乐不得将计就计，反正财宝也不是他的，但狗不答应，一通凶狠的扑咬，柴三夫妇赔了夫人又折兵。

“狗眼看人低”。柴家大院上上下下哪个值得阿黄高看一眼？还真没有。狗不必倚仗人势，人却可以倚仗狗势，自从有了阿黄，保安张鞋娃成了热河玉作坊的“影子主人”，真正的主人柴大老爷，几次想杀狗不成，反过来讨付好鞋娃，去妓院也带上他，他顺便也嫖一下。柴大老爷还要把自己太太的娘家侄女嫁给他，以换取他实心踏地为柴家看好大门……日本侵华，战乱加人祸，柴家当家主事的人相继死去。

心地善良的张鞋娃通过柴家的破败悟出一个道理：人不能把金钱带进坟墓，金钱倒确实能把人带进坟墓。他最后真地成了柴家的主人，并尽职尽责，在鬼子攻占“热河玉作坊”之前，他从玉作坊里拿出一兜子金银珠宝，换成钱在城的另一侧买了宅院，将柴家唯一存活的，也跟他有一腿的三太太，以及从外地投奔死鬼柴大来的女人们，都送到那个院子里，并给她们安排了能活下去的营生。他自己则回归老本行，重新打理自己的修鞋铺，痴心等待已经当了尼姑的柴大奶奶的侄女，能回心转意嫁给他……

天上人间，人性狗性，写的是民国，却具备穿透的力量。不久，因咬伤几个日本兵，在枪口下逃生的阿黄，瘦骨嶙峋地回到已经安分守己的张鞋娃身边。天狼转世，也算有始有终。

《金色河流》致敬激流勇进

本报讯（记者陈俊宇）无数经典文学作品追寻叩问生存与生命之意义，试图在有限生命中找寻出永恒价值。鲁迅文学奖得主、作家鲁敏的最新长篇小说《金色河流》（译林出版社）就是对这一文学母题的“当代回响”。该书以近40万字的篇幅，借助一个家族40年的沧海桑田，以流金岁月的温暖光影，致敬激流勇进的当代“人世间”。

小说选取民企背景下的第一代小老板为主人公，以穆有衡（有总）最后两年的晚境作为回望与观观点。本书中，鲁敏回归厚重的现实主义题材，将时代典型面孔置身流动中的历史长河，以向现实开掘的巨大勇气，呈现勃勃生机的时代基调。

两分钟售出超2000份，是书还是代码？

出版业的“区块链”产品火了

本报记者 苏墨

5月10日，新华文轩联合“阿里拍卖”，推出了全国首个“数字藏书”产品——阿来《瞻对》的限量3000份藏书票，开售仅2分钟销售数据就突破2000份，销售界面更是引来了超过3万次围观。

这个“炸街”的成果并不意外。此前一天，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创品牌“人文之宝”联合灵境文化、锦鲤拿趣发售正子公也《三国志》数字藏品，售价19.9元，60秒销售额便破99.5万元。

时间回到两个月前，出版业首个NFT（区块链的一个条目“不可同质化代币或不可替代代币”。）数字藏品——“贰拾年光阴的故事”上架，定价19.9元，限量8888份，上线仅20秒就售罄。

短短两个月时间，海峡出版发行集团、成都时代出版社等出版机构相继试水数字藏品，集“图书知识产权+区块链技术+数字资产运营”于一体，一试之下，红了一片天。

第一次亲密接触

记者从新华文轩了解到，从立项到推出产品，他们只用了90天。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创部副主任邝丙芮告诉《工人日报》记者，今年春节后，就有很多相关机构尝试与出版社进行合作推出数字藏品。

可见，挖掘出版社这座知识产权“富矿”，

梅骨莲心

徐迅

尽管只见过申瑞瑾一两回，但读她的散文集《花事如人渐有涯》（中国经济出版社），总感觉她的文字有一副隐约浮动的梅骨莲心。

看荷是她夏日里必有的的一场盛筵：“红的、粉的、白的荷，全像天鹅般地伸着颈……袅娜着，纤弱着，盼望着，出尘不染着”。在深深浅浅、热热闹闹的荷田里，她恍惚自己就是其中一朵。她对荷莲的爱近乎痴迷，在太原的晋祠，人们在看历史，品文物，她却流连在有睡莲的池边，看“缠绵在池塘的光影，轻拂过水面的数朵睡莲。莲叶舒展着圆润的肥臀，露出楚楚可人的姿态。锦鲤在水下穿梭，古树和夕阳的倒影一股脑地倒在池塘里，与睡莲争着水的宠，重叠着不可言喻的美感。”喜欢荷莲，其实就是喜欢自然，喜欢自然生命中“刹那间的芳华”。

贺兰山、额尔古纳河、洱海……从北到南，从西到东，她到过，也写过不少散文。“傍晚的时光和河水一样，无声无息。晚霞在不知不觉中染红了河水。恍惚间，我竟不知他们在垂钓晚霞还是钓鱼……”（《界河边的桦林与村庄》），“峡谷里的流水声与虫鸣此起彼伏，偶有蝴蝶在花草尖上稍作休息，又翩然掠过水面，飞至另一枝头。”（《福州“福果”天门山》），她自信生长在以山水著称的怀化，跑过一些山水，看山观水自有一副挑剔的眼光。在《河与瀑》里，她说观诺日朗瀑布得站得远一点，这样才会将宽阔的瀑布尽收眼底；在赤水大瀑布却要感受全身被水雾笼罩，被水珠溅湿的味道；而看黄果树大瀑布，必须动静相宜，这样才会有有一种“如花美眷”的幻觉。

在她写的自然山水中，能体会到她对生命有一种“恐惧”。一位她少时的同学因读到她写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奔赶到那里，结果却因心梗而骤然离世。闻讯后她自责不已，“心如乱麻，夜不能寐”。后来她在《呼伦贝尔的长调与悲歌》等两篇散文里都写到了此事。她深感忏悔的，还有她急着送孩子上学的一个早上，对唠叨的祖母嘟囔了句：“不要你管！”高龄的祖母偏偏突然在那天过世，连一个道歉的机会也没留给她。有时，她就这样直面人的死亡。

然而，她又是容易“逃离”的。比如在那周庄，有那么一刻，她觉得自己就是那里的主人，吃着粗茶淡饭，坐在向阳的木格子窗前，泡着上好的杭州胎菊。还有一双聪明伶俐的儿女，儿女放学归家时会喊一声：“娘，今晚有什么好吃的？”（《柔軟的周庄》）。在湖南新化的紫鹊界，她又感觉自己便是那某户人家初长大的女孩，与姐妹们围着母亲学做女红，调皮的她总是绣不好一只鸟一朵花……（《九月的紫鹊界》），而在《带泪的溪砚》里，她干脆就认为是砚老板家的四小姐了。年轻砚工就是她“暗暗喜欢的人”。然而在绣楼上，她却接住了一个面白身长的书生笑容……出嫁时，父亲为她陪嫁了砚台，刻了一株带露珠荷的砚台。在那荷上，她看到了砚工眼角的一滴清泪……看山观水，不知不觉她就把自己嵌了进去，仿若她在寻觅自己的灵魂，又在灵魂中观照人生……有些逃离、浪漫，似又古典。



芍药

邹一桂

清

络因供图

是数字藏品制作、运营、售卖平台共识之下“蓄谋已久”的事。

“技术的冲击往往是降维打击。互联网1.0和互联网2.0的到来都悄无声息，但势不可挡。出版行业在前两波互联网技术革新中，借助互联网拓宽了发行与传播的渠道，但在版权上也受到了盗版商巨大的冲击。这一次大家终于意识到先发优势的重要性，主动拥抱，这是非常好的态势。”数传集团首席运营官陈曼麒表示。

“60秒销售便破99.5万元”并不意外，邝丙芮说。但记者却颇感意外，“卖书可不是这个速度啊？”

“一方面，正子公也的《三国志》一直是很火爆的IP；另一方面，数字藏品市场火热，在与我们合作的平台上，几分钟售罄是很正常的现象，只是一开始大家预测的是5分钟或者10分钟。”

而新华文轩的编辑则写下了一段很浪漫、也很感人的话，记录着“数字藏书”的诞生：“人类在地球这颗古老的星球繁衍生息，把千万年的智慧和文化，收藏在不同形式的书里，是留在宇宙里永恒延续的痕迹。出版编辑里最懂区块链的一群年轻人，在成都一个下着小雨的傍晚，定下了‘数字藏书’。”

玩法叠加，花样频出

当书成为数字藏品，买家人到底收藏的是什么？参与试水的各家出版社给出的答案



《花园里读书的女人》

作者是叶吉什·塔杰沃托(Yeghishe Tadevosyan 1870~1936)，亚美尼亚印象派画家。

1935年，他被亚美尼亚苏维埃共和国

授予“荣誉艺术家”称号。

塔杰沃托先在拉扎里安学校学习，后进入莫斯科绘画、雕塑和建筑学院，师从瓦西里·波列诺夫。

1901年，他从莫斯科搬到第比利斯，成为一名美术老师。1916年，他成为亚美尼亚艺术家联盟的创始人和负责人。

供图·配文 玛咖

高谈阔论

身居陋室心行万里

冷养麦

近日有朋友问安，得知俺一如日常，“哀叹”说自己“很苦”。我明白友人之苦：平素嗜好满世界乱跑写生的艺术家在怀念往日的的生活，遂建议其“读书”。结果，其人怏怏回来一句话：“不行万里路，欲作画祖，其可得乎？”

很熟悉的话，网上翻查了一下，原来是明代董其昌《画禅室随笔》中的文字，所谓“昔人评大年画，谓得胸中万卷书。更奇，又大年以宗室不得远游，每朝陵回，得写胸中丘壑，不行万里路，不读万卷书，欲作画祖，其可得乎？”大概意思应该是不行万里路是不可能画出杰作的。

固然，“行万里路，读万卷书”是华夏文人的成长宝典，但坦率地说，我不是太清楚在时常想起这句话的人群中，二者是对立的，还是说的其实就是一回事。如果一定是带着眼睛行脚才是行万里路的话，比较起周游列国来，窃以为读万卷书是更优的远行之道。

首先，我就没听说过那位西洋油画师

傅酷爱旅行，倒是达芬奇之流似爱读书的样子。撇开那些以祭坛画、湿壁画著名的大师，即便是风景画好手，也多是着意某一地区的风景，像柯罗和威廉·透纳，梵高更是着迷一样盯着普罗旺斯那个小地方，而传说中“不喜欢读书”的康斯博罗，据其密友称，此人知识的丰富罕有人能比肩——可见多半是不喜欢考试被误传为不喜欢读书了，实际上他必须是爱阅读才能够知识丰富的。

不说绘画的达人，天下风光只有深邃星空才入其法眼的康德，不仅没有离开过他居住的那个小城，而且连寻常日子里的身体移动，都基本上是在有限的老路上来回转悠。就这么个对“看风景”近于“迂腐”的家伙，凭着阅读方寸纸页上的文字，脑瓜一动就欣然提笔论道起“美学”来。更诡异的是，他的“奇谈怪论”竟然成了经典殿堂中最灿烂的“宝石”之一。

诚然，万里路行确实是知识升级甚至是智慧进阶的不错选择。然而，就算是旅行，无论是自然风景的看见，还是风土人文的发现，显然都是锚定在阅读基础之上的。不夸张地说，那些对风光、风物趋之若

鶯的人，不少可能是着了写字人的道，即使是那些对阅读嗤之以鼻，以为身体远行就可以增长学识的人，也是如此。

回到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的话题，我以为古训说的其实是一回事。试想，彼时由于财富有限，别说地里劳作的人，就是读书的秀才，大多数都没有闲钱转悠五湖四海。而商人发现“游玩”的业务，并将之鼓捣成产业，也是大家日子好过以后才有的景象。在这之前，那些探险者陌生地理的记录，以及传教士异域观察的文字，才是真正的万里路行之境。

显然，只要我们热爱阅读，“行万里路”就是水到渠成的定式。从一定意义上讲，读万卷书就是行万里路，反过来，如果仅仅是带着四肢，而不是心灵、智识随行的万里之行，自然收获稀疏。

总之，尽管我本人不太热衷旅行，但并不抗拒万里行路之功，而且，我也认同喜欢写生的艺术家或许更能使自己的眼界拓展。只是，如若认识到阅读贯通于个体“行万里路”的始终，那么，即便是身居陋室，也可借助书籍心行万里。